

• 国外科普 •

俄罗斯神秘主义流行现状及与前苏联的比较研究

申振钰

(中国科普研究所, 北京 100048)

[摘要] 神秘主义, 从灵学史的角度来考察, 是一个世界现象。所以考察俄罗斯神秘主义的流行, 就必须放在一个大环境下来思考。俄罗斯神秘主义流行与前苏联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与美苏的争霸及世界格局的变迁也息息相关。本文对前苏联和俄罗斯神秘主义流行状况进行了展示和比较。

[关键词] 前苏联 俄罗斯 神秘主义 伪科学

[中图分类号] B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57(2010)02-0072-10

The Status Quo of Mysticism Prevalence in Russia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with that in Former Soviet Union

Shen Zhenyu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the history of parapsychology, mysticism is a worldwide phenomenon. So the research on the mysticism prevalence in Russia should be conducted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The mysticism prevalence in Russia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sassoci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US-Soviet hegemony and the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as well. This paper exposes all kinds of mysticism in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and makes som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m.

Keywords: former Soviet Union; Russia; mysticism; pseudoscience concept

CLC Numbers: B917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3-8357(2010)02-0072-10

本文所谈神秘主义涉及超心理学 (Parapsychology) 或译成心灵学、灵学 (20 世纪初, Parapsychology 这个词传入中国后, 中国学者的译名) 等相关现象。在进入正题之前, 有必要给出相关知识的小辞典。

超心理学、心灵学, 都与发端于 19 世纪中叶, 与风靡美洲和欧洲大陆的招魂术运动有关。到了 1882 年在英国成立了“心灵研究会”, 研

究灵魂不灭以及与之相关的超感官知觉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缩写为 ESP)、心灵运动 (psychokinesis 缩写为 PK) 的灵学, 才被披上了科学的外衣。20 世纪 30 年代, 灵学研究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 心灵学研究被引入大学, 研究范围也扩大了。Parapsychology 超心理学这个译法, 就被美国杜克大学的超心理学实验室主任——这个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 美国

收稿日期: 2010-03-15

作者简介: 申振钰, 研究员, 原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室室主任。

著名的超心理学家莱恩 (J.B. Rhine) 首先使用了。

我们一般把超心理学理解成由 ESP 和 PK 组成, ESP 包括三类: “传心术” (telepathy, 也译成心灵感应、思维传感), 即不通过任何物质手段, 如说话、写信、打电话、电报、做手势、做表演等就可以传递思想、传递信息; “天眼通” (clairvoyance, 也译成千里眼), 即可以不通过视觉, 或者在平常视觉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情况下, 看到想看到的东西; “预知” (precognition), 即不用任何物理和数学手段, 只凭借超感官知觉, 就可以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PK 的含义是精神直接作用于某个外界物体或者某个客观过程, 使之发生运动。PK 另外一个译名就是“意念致动”。

超心理学除了研究 ESP 和 PK 外, 还研究“死后生存”, 这就是说可以灵魂不灭, 许多人就是因为关注自己的死后生存问题, 而热心去研究超心理学; “鬼出现”、“再赋肉身”, 也就是说鬼魂可以附在某个活人或活的动物身上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灵的物化”、“闹鬼”、“自发情况”, 这就是比方说在一所凶宅里经常发生奇怪的声响, 玻璃被打碎等没有原因而发生的物理现象。

以上这些现象, 在一般意义上, 统称为超自然现象或神秘现象。在上世纪 70 年代后, 在中国也被称之为人体特异功能。

1 前苏联神秘主义流行状况

讨论俄罗斯神秘主义流行现状, 就不能不讨论苏联解体前神秘主义流行状况。苏联解体前神秘主义的流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 世纪 20-60 年代: 理论研究阶段;

20 世纪 70-90 年代: 美苏灵学竞赛阶段。

1.1 理论研究阶段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 在心灵学研究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称谓) 方面颇具神秘色彩。外界的猜测颇多, 有人说前苏联官方不承认这些东西, 因此没有什么吸

引人的研究成果;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 超心理学 (20 世纪 30 年代后的称谓) 在前苏联有许多惊人之举。国家安全部已经将各种特异功能付诸实践, 众说不一, 莫衷一是。这些猜测都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前苏联心灵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席卷美洲和欧洲大陆的唯灵论运动, 对当时的苏联也不是没有影响的。至于到了心灵研究全盛时期的 20 世纪 20-60 年代, 前苏联的心灵学研究也有它辉煌的业绩。

(1) 建立了心灵研究重要领域的传心术科研系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席卷美洲和欧洲大陆的心灵学研究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也不示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在彼得堡科学院大脑科学研究所, 由于对马戏团表演的狗进行精神暗示研究, 从而使传心术的研究挂上了科学的招牌, 这一时期的苏联研究与欧美研究几乎是同步。

1922 年, 彼得堡大脑科学研究所成立了“精神暗示委员会”, 并参加了国际心灵研究会的工作。1924 年前苏联成立了一个隶属于国际心灵研究会的苏联委员会, 负责人就是大脑科学研究所所长别赫捷列夫教授。1926 年又成立了催眠术和心理物理学实验委员会, 主席仍是别赫捷列夫。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传心术。这一时期对传心术的研究被前苏联学者认为是具有国际水平的。别赫捷列夫等人对动物所做的传心术研究报告, 还被译成英译本在其他国家发表。

1927 年别赫捷列夫逝世后, 由他的学生列宁格勒大学生理系主任瓦西里耶夫教授接替他的工作。为了进一步推进心灵学研究, 1928 年, 瓦西里耶夫随同前苏联一科学代表团访问了巴黎和柏林的心灵学研究中心。回国之后, 瓦西里耶夫在彼得堡大脑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组专门研究传心术, 并企图找到它的物理基础。这一时期,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他的工作有些影响, 也曾中断过一段时间, 但是瓦西里耶夫对传心术研究的兴趣始终没有减退。战

后,他继续保持着同巴黎心理玄学会的联系,始终不渝地寻找传心术依赖电磁辐射的机理。1960年瓦西里耶夫看到法国一家科普杂志《科学与生活》发表了一个报道:美国非常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传心术和天眼通的实验。这个报道称,这个实验是在一个陆地上的实验室和一个在航海中潜入海底的潜水艇“鹦鹉螺”号上的受试者之间进行的。法国对这一号称是真实的“心灵感应”事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对苏联超心理学研究带来很大的刺激。尽管这个实验后来被揭露是虚构出来骗人的,但瓦西里耶夫却仍然迷恋于寻求传心术、天眼通的所谓电磁辐射的机理。他认为,如果他能证实很厚的海水对电磁辐射的屏蔽作用,那么他便可以确立传心术、天眼通的物理机理在前苏联的优先发明权,并得到为解释传心术、天眼通本质提供具有探索性价值的美名。为此,1963年,瓦西里耶夫又得到官方的支持,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传心术的特殊实验室,1967年又成立了一个超心理学和生物信息分会。瓦西里耶夫自称,在他30多年的潜心研究中,进行了269次这类的实验,有14%达到准确无误的程度;34%是部分的正确;52%判为失败。面对这样的结果,瓦西里耶夫也仍然认为,在这方面的研究“苏联得出的结果也比别国的强”。他在《精神暗示实验》一书中回忆了前苏联传心术实验室的建立,以及他三四十年以来的研究和实验工作。瓦西里耶夫这一时期对超心理学的研究恐怕是前苏联超心理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了。

(2)发现了一个不朽的具有心灵功能的特异人——库拉基娜

库拉基娜对意念移物的表演,被前苏联心灵学界认为是第二个走在别国之前的领域,称她的意念移物项目,开辟了西方心灵学研究长期以来忽略的领域。

早在19世纪末,英国著名灵媒霍姆就曾到过俄国,为宫廷贵族表演,受到俄国沙皇的青睐,并得到一笔赏金。这笔数目不小的赏金,使俄国声称有特异功能的人垂涎三尺,于是在俄国也不断出现表演奇异现象的特异人。不过

这些特异人没有霍姆那么高明,由于不断地被揭露,他们也就逐渐销声匿迹了。尤其是十月革命以后,那种招魂术士的特异功能表演,在苏联建国初的几十年,没有敢公开地表演过。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不同了,随着苏联心灵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异人的表演也就不断公开化。在60年代初,一些知名的特异人,一些妇女在戴上一些蒙眼装置后能够看见物体和影像之类的报道,开始见诸报端。库拉基娜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她的意念移物项目,在60年代的苏联被称为是具有国际水平的。库拉基娜是一位普通的妇女,他的丈夫是一位工程师。20世纪60年代初,在她声言能够不用物理手段移动物体时,前苏联的超心理学家就对她进行了多次测试。瓦西里耶夫还把对库拉基娜心灵功能的测试,专门收为一个集子。1968年在列宁格勒召开了一次超心理学的国际会议,会上放映了库拉基娜表演意念移物的一部影片,使与会者大感兴趣。会后,一些国家的超心理学家要求实际观察库拉基娜的表演。在那次国际会议后的几年里,不断有那次会议上的代表访问前苏联,同前苏联超心理学家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成功地看到了库拉基娜意念移物表演。库拉基娜的丈夫还把他两年多时间中所观察到的库拉基娜的意念移物现象,写了一篇文章发表,而且很快被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库拉基娜声威大振。

美国和原联邦德国政府官方发起成立一个国际性多学科的科学团体,要求前苏联当局允许他们对库拉基娜进行独立的调查研究。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前苏联当局的批准,其理由是“苏联不研究超心理学”。前苏联当局一面拒绝国际组织的调查研究,另一面又在国内大肆宣扬库拉基娜的功能。并声称,对库拉基娜意念移物的证据观察太多了,以致都难以详细总结。

据报道,库拉基娜的移物,多属于观察者自己带来的物体:各种各样的质料;各种不同的形状、重量;有机物、无机物;磁性的和非磁性的。她可以移动玻璃罩下的物体,

能够使天平失去平衡，可以使照相底片感光，当她的手轻轻触动别人的皮肤时，可以引起这个人皮肤发红，还可以用意念垂直升起一个物体。

最令人惊异的是通过电影拍摄下来的这样一个实验，这个实验装置，库拉基娜事先一无所知，是一个一端开口的长、宽、高各 10 厘米的有机玻璃立方体，在立方体一面内壁的中心粘着一个弹性很弱的螺旋状弹簧，在弹簧的另一端粘着一个乒乓球，这个球与有机玻璃容器的另一面距离 1 厘米。库拉基娜没有接触球和弹簧，只是改变了一下桌子的位置，让立方体的口向着自己，然后，她用双手握住立方体的两边，从影片镜头上，就看到乒乓球以拉据的方式摆动起来。这个实验被前苏联超心理学家认为是意念移动最有力的证据。在发表这个结果时，被认为是排除了魔术、戏法的可能。但是库拉基娜的表演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种用电影镜头记录下来的现场，会有什么手脚，谁会知道呢？还有一次，库拉基娜声称她可以移动桌子上端插有一个别针的烟卷，但结果表明，桌子下面有一块磁铁使烟卷移动。这样的一些马脚，在信仰者的心目中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对于严肃的科学家来说，库拉基娜的这一点“疏忽”，却被看成是心灵研究最致命的、摆脱不开“作弊”羁绊的最有力的证明。

这一时期前苏联的心灵学（超心理学）研究，虽然有彼得堡大脑研究所的理论“成果”和库拉基娜特异表演的光荣“业绩”，但是却仍然遭到心理学和科学界严厉的批评。他们指出，虽然有像彼得堡大脑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及研究所里的一些超心理学研究小组，但前苏联的超心理学研究仍然是一些反科学的杂乱无章的概念堆积，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冒牌专家的一个活动场所。他们积极地但决不是无私心地到处宣传，作许多超心理学的报告和演讲。将神话和现实不负责任地混在一起。更为可观的是，在报纸、杂志、普及读物上大量发表无根据的耸人听闻的心灵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包括一些与超心理学有关的文章，以及颇

有“震撼力”的特异功能表演，像魔杖探矿（称为“生物物理效应”）、克林照像术、皮肤感光的敏感性、活体的电磁场、瑜伽术、催眠与自我催眠、太阳对机体的效应等等，这些庞杂的、不着边际的宣传，恰恰是那些无资格的和好战的超心理学家们无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做法，即用所研究对象的神秘性和无法解释性掩盖其非科学的本质。科学界认为，超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是没有科学基础的。

1.2 美苏灵学竞赛阶段

60 年代，“鸚鵡螺”号事件后，美苏的灵学竞赛开始拉开序幕。美国声称传心术和天眼通的实验成功，并认为这个实验，给“遥视”（天眼通）和“心灵感应”（传心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提供了美好的前景。这一宣传，给热衷于天眼通和传心术研究的瓦西里耶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他不断地提醒官方，为了军事上的应用，要重视超心理学中天眼通和传心术的研究。以此为契机，60 年代后期，瓦西里耶夫又得到官方的支持，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和超心理学分会组织研究传心术。

70 年代后，走在心灵学研究前列的美国，开始大力宣传灵学项目在军事上的应用。斯坦福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兼灵学家塔格和普索夫极力鼓吹特异功能的军事用途，称“遥视”和“心灵感应”这类项目是军备竞赛的一部分，并以苏联在心灵研究方面投入数千万美元的诡称，实际上是美国开展的面向苏联的灵学讹诈。从 1972 年开始，塔格和普索夫争取到美国五角大楼每年 50 万美元的灵学研究经费支持。这期间，美国不断发表“遥视”和“心灵感应”方面的实验报告，以此来诱惑苏联等国在心灵战中投入大量的经费和人力。1975 年《纽约时报》就报道了阿波罗 14 登月宇宙飞船飞行员埃德加·米切尔所进行的传心术实验。埃德加·米切尔本人就是一个灵学和神秘主义的笃信者，他所以接受传心术的实验，就是为了想证明传心术在高科技领域和军事上的应用。实验结果表明，地面的 4 个受试者只有 2 个受试者接受米切尔发来信号的准确率略微超过概率，而另外

一组2个受试者，在米切尔还没发出信号时，就已经接受到信号了。这样一个结果，仍被超心理学家大加赞扬，并欢呼这是“思维传感”特异功能的一次胜利。埃德加·米切尔更是雀跃三尺，向宣传机构大肆夸口说，此次特异功能实验极为成功。人们也就把它视为20世纪70年代最佳的神话。事实上，这个结果根本经不起科学的质疑。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样本量如此少（只有几十次的发射）的统计结果是没有意义的，况且还有一半是根本不成功的。

比这种失实报道更有诱惑力的，诸如开发“预知”功能，可以探知敌方行动计划；开发“特扰”功能，可以扰乱敌方指挥自动化系统；用“思维传感”功能迷惑敌方指挥员；用“意念”功能伤害敌方首脑等，不时见诸宣传媒体。为了和苏联搞灵学竞赛，不惜夸大苏联在灵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宣称苏联在研制能用意念力引发美国核爆炸的“超时空核榴弹炮”及使人致死的“光垒调制器”等。

从80年代开始，美国加大了对“美苏灵学研究差异”的宣传，极力鼓吹美国在“心灵竞赛”中输给了苏联，说苏联可能研制成功26种心灵电子武器。甚至连美国当时的总统卡特都担心苏联人在通灵武器方面的威胁，并责令国防部对这方面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并没有证据说明苏联正在进行心灵电子战的大规模研究。这种自己吓唬自己的战略，一是体现了美国军事称霸的野心，在军备竞赛上不能输给另一个超级大国；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美国灵学家卷入“灵学讹诈”中的真实目的——利用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来获取更多的经费去从事这个一时无法做出否定结论的艰涩难题的领域——以便从中获取更多的好处。

事实上，在前苏联，超心理学的研究是很封闭的，而且是在严格管理之下进行的。赫鲁晓夫时代曾开放过，但勃列日涅夫时代又重新禁锢起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西方和美国的超心理学家同当时苏联超心理学家进行交流，拒绝他们参观前苏联的超心理学实验室。多年来，超心理学在苏联的研究，是在前苏联领导

人的授意下，故意引导舆论界的宣传，让人产生错觉：似乎超心理学的研究，只在普及的水平上发展。

然而，前苏联官方，在上世纪60-80年代，美苏争霸世界的白热状态下，是不会放弃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的。特别是在当时公众兴趣浪潮的冲击，以及国外不断加剧的超心理学热和蛊惑人心的报道大量出现的背景下，超心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官方是不能不做出反应的，而且还不时地表现出要开拓出一个新的前景。

据其他国家报道的猜测，前苏联当时在官方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条理地进行着研究，甚至认为特异人库拉基娜已被安全局控制起来，作为研究对象，不准国外介入。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前苏联拒绝在超心理学研究方面同西方学者进行交流，而去前苏联访问，希望参观超心理学实验室的西方学者，也总是遭到拒绝。有的科学家或超心理学家，如前苏联技术超心理学研究室主任拿莫夫（是瓦西里耶夫逝世以后，一位有资格的超心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因为不听从官方的多次警告，一再与外国超心理学家保持联系，并积极组织与他们会见而被逮捕，并判刑劳改。前苏联官方对超心理学研究的这种神秘主义态度，引起外界的猜测，认为前苏联超心理学研究有军事上的目的和成果，所以不愿透露。

美国“灵学讹诈”的炮制者之一麦克雷1992年在《间谍》杂志上自我披露说，所谓的美苏“通灵差距”，不过是他与一位朋友就“人们是否什么都相信”的一种赌注而已。这个赌注果真灵验。在麦克雷的《心灵大战：政府研究通灵武器军事潜力的真实故事》的著作中，其宣扬的“第一地面部队”、“通灵特种部队”、“超空间榴弹炮”等“灵学讹诈”真是吓坏了美国政府和军方。于是政府和军方动用各种力量，除了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还包括国防部、国家安全部、防务高级研究项目部、陆军、海军、空军，都卷入到开发灵学军事应用的领域中来。他们经常雇佣所谓“通灵谍报员”进行

有军事背景的“侦破”，并制定了一个利用特异人完成诸多军事项目的“星球大门”计划。为此不惜花费2 000 万美元，历时 25 年，其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1995 年底，当中央情报局决定撤消“星球大门”计划的消息公诸报端时，立刻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率先发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报道，指出这一指望从通灵间谍身上得到有价值军事情报的企望，无疑于尤里·盖勒弯勺子的伎俩。“星球大门”计划是美苏军事竞赛冷战的产物，所谓“通灵谍报员”、“遥视”的军事应用也是一派胡言。

“星球大门”计划是终止了，“灵学讹诈”也结束了，但是这种打着科技竞争招牌的你骗我，我骗你，自己骗自己的伪科学骗局是不是就不会在发生了呢？从灵学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靠社会影响、舆论驱动、蛊惑人心成果的伪科学案例还会不断出现。这是因为人类的认识史上，总是伴着那些貌似神奇而又难以理解的现象，人们总是有两种态度，一是信奉者，把科学现象拉入到神学的领地，使科学成为宗教神学的婢女；而另一种，则是按照科学本来的面目去探索、研究，最后揭示出科学的真谛。不管人们持什么态度，在这段论述结束的时候，我愿意引用一位科学史家的一段话，作为本节的结束语：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科学地研究的东西，但要达到科学真理的境界，却也没什么科学道路以外的捷径。

2 俄罗斯神秘主义流行病状

2.1 苏联解体的前夜

俄罗斯神秘主义的流行病状，在苏联解体之前的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已经有了明显的表现。与美国争霸了半个多世纪的前苏联，到了 80 年代末，无论从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表现出了衰败的趋势，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那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已渐渐消失。

如果说，前苏联在过去的体制中，超心理学研究还有它的一席之地和“光荣”篇章，那

也是处在社会高度的控制状态之下（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伪科学没有什么立足之地，更不要说大规模、广泛传播了；但是，到了这个制度的后期（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社会已经处于极端混乱状态，神秘主义已公开亮相，甚至连主导意识形态的《真理报》、《消息报》都为伪科学和神秘主义张目。就在苏联解体的前夕，前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不惜用半个版面宣传“超感官疗法术士”的特异功能。特异人卡什皮诺夫斯基频频在电视上露面。他声称，只要观众信任他，他就会通过所谓的“超暗示”，治好诸如骨折、双目失明、癌症，甚至艾滋病在内的一切病。医学界也有一些微弱的反对声音，但丝毫无碍于他的巨大影响。占星术复活和飞碟学狂热，竟然被严肃的前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播发。前苏联的一些党报党刊相继开辟关于占星术的栏目。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丘马克之流的占星家，认定苏联是永存的，戈尔巴乔夫会将苏联领导到 1996 年。

所谓“飞碟学”曾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但在 80 年代末却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仅这方面的团体就有 50 多个。1989 年 10 月 12 日《真理报》刊登一条消息：切尔诺夫斯基地区的农民在 1989 年 7 月 16 日看见“巨大的无头人，像摩托车那样飞驰”。

美国《时代》周刊在 1989 年 10 月 23 日，援引了一名对当局失望的前苏联共产党员的话，这位党员说，前苏联政府支持“通灵”声称和“不明飞行物”声称，不过是一种安抚群众，取悦群众的新安眠药。

神秘主义，以及这些超心理学的成果的不断发表，让前苏联有责任感的科学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他们哀叹，要把超心理学的成果与辩证唯物主义协调起来的愿望，几乎成了缠绕在他们心目中无法驱除的苦恼……

美国“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简称 CSICOP）主席保罗·库尔茨率团于 1989 年夏天到前苏联访问，这个由 14 位西方人文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在苏联访问期间，亦为前苏

联神秘主义之风大盛的景象所震惊。

库尔茨主席在 CSICOP 组织会刊《怀疑的探索者》，分别发表文章《苏联的超自然骚乱》和《苏联的超自然信仰》，揭示了前苏联的占星术复活和飞碟学狂热的泛滥状况。

在神秘主义和心灵研究大行其道之时，伪科学也趁机登场。1989 年，苏联一家非常受人尊敬的杂志社，发表了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奥哈特林先生的一篇题为《宏观分类和超轻粒子》的文章。文章称，这个新的基本粒子——微粒子的发现，其性能是与现代科学相矛盾的，就其意义而言，可以角逐诺贝尔奖，引起社会轰动。但是物理学家们却非常冷淡。缘何冷淡？文章的疑点太多，列举的 7 个公式，其中 5 个有错误，仅此一点就足够了。

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写就的世界编年史中，中世纪 1 000 多年的科学与宗教对峙的历史被抹掉了。书中的思想观点是建立在对手抄本和天文数据进行计算机处理的基础上的。虽然苏联科学院对此作了严正的声明，历史学家进行了学术上的批判，但这本书还是出版了，并通过媒体进行了传播。

2.2 神秘主义在俄罗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前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一片混乱中解体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秩序混乱，那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已完全消失。经济状况极度恶化，至少有半数的企业没有开工生产，国民生产几乎没有再投入，数以百万的人失业下岗。现存的科学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俄罗斯的科学，近乎停滞状态，堪称风雨飘摇。而且随着社会体制的衰败，各种机构和制度，都失去控制，社会发展进程骤然中断。此种情况给神秘主义、伪科学的畅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2.1 神秘主义、伪科学的具体表现

(1) 神秘主义种种

苏联解体后，国家事实上对老百姓放任自流。大量居民变得贫困，对未来缺乏信心，社会混乱、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渴望奇迹。那些在苏维埃政权期间，早已被

摒弃了的招魂术表演和传播，以及占星术、神秘主义、通灵术、江湖医术及其他一些类似的现象，完全充斥了报纸和杂志。诸如：一些身着银色服装、长有三只眼的外星人于一年半前到过俄罗斯南方；一位通过电视施行信仰疗法的人声称他不但能治好观众的病，而且能使喝过放在电视机前的水或涂过放在电视机前的润肤膏的人病体转愈。什么“七代祖传巫师的后裔”、“高级魔法院士”、“受过 40 个层次教育的未卜先知者的后裔”、“高级祖传魔法师的后裔”等这类骗子，冒了出来。他们声称：发功能把伏特加变成水；把纯净的饮用水变成“神水”后，能包治百病，使人起死回生。

巫医、巫术盛行。“超感官疗法术士”声称，在一个 30 到 40 厘米的小盒子里，装 10 几块小石头，放在他们自制的金字塔里，这些小石头接受了金字塔里“宇宙能”的辐射，可以防病、健身、净化环境；喝一口在金字塔里放过几小时的水，就能完全抗癌；戴上具有特殊功能的锆石手镯，就能保健康、得安全。他们认为，这样的医学巫术、金字塔越多，政治、社会等其他问题就越少。

别斯兰恐怖事件，是这些“超感官疗法术士”制造巫医、巫术最惊人的案例。2004 年 9 月 1 日，在俄罗斯南部，闭塞而宁静，经济落后的一座边陲小城别斯兰发生了恐怖事件：车臣的恐怖分子突然闯入正在举行开学典礼的该城市第一中学，劫持教师、学生、家长约 1 100 名人质，结果造成了 331 人死亡，其中有 186 名儿童。在别斯兰恐怖事件发生后，神秘主义者和邪教头目，利用别斯兰恐怖事件中死亡儿童家长的悲痛心情，宣称只要交上 3.9 万卢布就能使在人质事件中死亡的儿童复生，悲痛欲绝的母亲们相信了他们的谎言，竟被这些骗子骗取了数百万卢布。

(2) 伪科学大行其道

此期间，不仅鼓吹特异功能的神秘主义广泛传播，伪科学也纷纷登场，无数的伪科学研究会纷纷成立；萨满教、巫术以及一些饰以信息科学等桂冠的组织纷纷登场。这些组织的名

称听起来像是合乎常理，但实际上是由科学界的一些骗子和投机者组织，他们的专业水平极其低下，其意图就是为了使伪科学获取合法身份，以此获取经济利益。扭力发生器、超光速、时间机器等，都打着超时空、跨时代的“创新”成果和“出奇”的功能，昭示大众、取悦大众。

1994年1月，被认为一向坚决批驳伪科学，拒绝像其他出版物那样给心灵学活动场地的《消息报》，就发表了这样的报道：一位在莫斯科附近一家发电站保养机器、修理过拖拉机的50多岁的修理工库尼安斯基，声称克服了相对性难题、发明了时间机器。报道称，俄罗斯科学院已邀请库尼安斯基参加一个由俄罗斯诺贝尔奖得主亚历山大·普罗霍罗夫主持的会议。对这篇报道，科学界颇有微词，认为，以前回避这类动向的《消息报》的编辑方针发生了转变。于是其后不久，该报又发表了金茨堡院士的一封信，对库尼安斯基声称的解决时空难题、制造时间机器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社会的动乱，造成了各种理论、思想、学说的书籍充斥市场。随着传统宗教形式的复活和自由空间的扩大，特别是在青年人当中，各种稀奇古怪的流派传播开来。在高层次的学术机构当中，伪科学也屡见不鲜。

而此时的科学院及以其为首的科学机构，作为掌管科学的主体，作为知识、文化标准的管理部门，在建立和宣传科学知识权威方面，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由于缺乏具有连贯性的科学政策，上述情况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棘手。科学的最后出路，或许就靠着科学家的职业诚信和团结一致了，因为它是保证科学发展切实有效的动力因素，也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社会传统延续的保证。处在这种逆境的科学家，必须度过这个难关。

2.2.2 神秘主义、伪科学得到政府、军界、媒体、舆论的广泛支持

(1) 舆论界

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神秘主义与科学研究中造假的畅行，都为宫廷奸党的新进攻创造了良好条件。当时是什么控制都没有了，新闻

检查已不复存在，在印刷出版和电视广播中甚至正当合理的限制也受到了践踏。出版自由，促进了名副其实的伪科学泛滥和占星术、江湖医术的广泛传播。

在俄罗斯，几乎每一个电视节目，都以占星预报结束，对商业活动、卫生保健、家庭事务、性行为等等作出指导。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受其影响，他们把电视台播放的占星师的预言，当作国家指导的消息。

早在1995年4月4日，俄罗斯电视台《消息》节目就宣布占星术是实用科学，是医生、学者和政治家在自己的活动中，应该关注的领域。

除此之外，心灵学项目的特异功能的实验和表演，也颇为盛行。继前苏联著名特异功能人库拉基娜的风靡后。俄罗斯时代著名的特异功能人，不仅到处表演，大放异彩，而且经常与外国公司合作，进行实验研究。为此，俄国还专门成立了组织特异人实验和表演的巴克瓦公司。该公司声称，任何人只要付出足够的钱，就可以给他提供非眼视觉的培训，传授非眼视觉功能，即处在蒙住眼睛的状态下看见事物；能使那些视力严重损害的人恢复视力；可以使盲人重见光明等等。非眼视觉又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了，以前人们一般认为这种能力是天生的，人们所以重视这种特异功能，就是因为它太稀少了，所以视为“天才”、“特异”。现在能够通过培训，开发出特异功能，足以令人雀跃三尺。这些被很多人类神话描述的特异能力，如果成为现实，那的确会使世界呈现出一幅新的图景。巴克瓦公司得意地向媒体透露：开发特异人的非眼视觉，让人的某些部分（主要在前额）充当视觉器官“看见”事物和影像、阅读书刊，对于巴克瓦公司来讲，还只是他们众多非凡业务中的一项。这个公司与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经常把培训效果及实验成果，通过媒体大面积地传播出去。从1996年开始，巴克瓦公司和相关的外国公司合作，做了一系列所谓经过一周培训出来的“非眼视觉”特异人的测试，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

的成果,譬如“根本性发现”、“难以置信的四维视觉”、“人类的巨大潜能”等等,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1997年初,法国一家“公共健康与传染病防治小组”,邀请俄罗斯著名特异人:22岁的女性海伦娜和15岁的男孩丹尼斯的蒙眼非视觉特异功能测试。这个工作,就是由巴克瓦公司承办的(测试的细节,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详述了)。为保证测试结果的客观性,法国“公共健康与传染病防治小组”邀请法国国防部国防医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对被测试者作进一步的核实测试。其结论称,“确认没有发现非眼视觉功能的证据”。俄方巴克瓦公司的代表艾丽娜·萨夫基娜女士对这个结论提出疑义,并请求重做实验。但法国国防部国防医学研究中心回答说,在签署的实验方案中没有提到重做这个实验,而且,中心是受“公共健康与传染病防治小组”邀请来做鉴定的,只有他们才能要求做新的测试。对实验人员来说,全部实验已经结束。结果已是签署的最终实验报告。

1998年,在互联网上有许多新闻和报道,描述俄国自称非眼“阅读”和“透视”人体器官的17岁自体特异功能女孩娜达莎,并被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媒体报道。美国导演和制片人莫尼卡·盖塞,想作一期“一个具有X射线眼的女孩”的电视节目,他邀请CSICOP组织成员理查德·怀思曼、安德鲁·斯科尔尼克,对娜达莎进行测试,宗旨是为了证实娜达莎的透视能力。所以,其测试程序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相信特异功能的人对测试可能提出的一系列指控。测试是在极其轻松、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测试的要求是对7个体内有不同外科手术伤痕的人,进行透视。7个人不同伤痕的名称和部位,事先都由测试人向娜达莎通报了,并发给她一张卡片,上面详细地说明了所要测试器官的情况。经过测试双方的商定,需要在7个测试对象中,猜对5个才算过关,这是每个人都认可的最少得分。结果娜达莎说中了4个。面对这样的结果,娜达莎的支持者,通过各种媒体表示质疑,谴责测试者们抱有偏见,故意制造了

阻止娜达莎成功的程序规则。这种宣传是意料之中的,从灵学史研究来看,还没有一个支持性事实,能经得起精确科学的检验。

上述的测试表明,没有证据表明,“非眼视觉”能够经得起细致的、科学的检验。事实上,人的视觉系统很复杂,人们在了解到自然视觉系统的复杂机理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赞叹不已。但诚实的研究计划告诉我们,在盲人的眼睛中植入人造电子视网膜,以帮助其恢复视觉,是完全可能的。与天然视觉系统或者电子辅助视觉相比,所谓的非眼视觉,不过是滥用科学语言的伪科学而已,目的是给那些声称成功地训练出非眼视觉的个人或公司提供经济资助,完全是浪费钱财。

(2) 政府

俄罗斯伪科学和神秘主义盛行于叶利钦时代。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身边豢养着总统安全局副局长格奥尔基·格奥尔基耶维奇·罗戈津将军的占星家(他曾是前苏联克格勃的一名军官)。他具有“思维传感”的特异功能,又擅长占星图。罗戈津声称,已在总统周围建立良好的能源场,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保卫总统的安全。他预言1999年7月至8月将会有一场核战争。叶利钦庇护占星师,支持扭力场实验,说它能使敌人的部队士气沮丧,或者无声无息地以百万倍光速将信息传递到世界的任何角落,甚至穿越地球地心层。他还支持自称是意大利科学院士、俄罗斯技术学博士、数理学博士的科学骗子格拉博沃伊。格声称能保证总统飞机的起落安全、能意念控制和制造减轻核爆炸威力的仪器。

叶利钦在参观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核物理研究所时,该所副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克鲁格利亚科夫向叶讲述了一种核装置。当叶提出我们能不能从普通石头中提取能量时,克鲁格利亚科夫说:门捷列夫周期表中不会出现任何奇迹,不可能从石头中提取核能。叶说,这是你们的观点,有人向我报告说可以。克立刻反驳说,向您报告的是骗子。但是握有政府最高权力的总统叶利钦,还是指示国家拨

款 1.2 亿卢布，支持从花岗岩石头中获取能量的诈骗，但最终从石头中提取能量的事成为一场闹剧。

一位来自利佩茨克小城的识字不多，但会未卜先知的老太婆赖萨·苏梅莉娜，堂而皇之地走进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一个大国的议会聆听她荒谬的先知先觉特异功能的陈述；俄联邦国家杜马生态委员会还听取了有关俄罗斯飞碟、安全问题的报告。她声称，根据可靠的情报，肆无忌惮的外星人开始抢俄罗斯的男人成亲……这类故事，不绝于耳。这些故事与 19 世纪，俄罗斯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在宫庭里听英国超级灵媒霍姆讲他自己能使自己飞升、可以使重物漂浮、可以使物质“灵化”的特异功能的故事，以及看他从四楼的一扇窗户飘然飞入进入到另一扇窗户中的特异功能表演，完全是如出一辙。

(3) 军界

那时的政府当局，由于自身已无法控制，神秘主义、伪科学的传播，自然在许多场合都能得到支持。政府对神秘主义和伪科学传播的态度尚且如此，军界当然也不会落后。与政府一样，总统安全局豢养着占星师。国防部豢养的官方占星师亚历山大·布津诺夫海军上校，就是俄罗斯国防安全的重要决策人物。1997 年 1 月 10 日，独立电视台的晚间节目《今天》，对布津诺夫及其神奇的预言进行了专门报道。布津诺夫和他的班子预言的范围非常广泛，涵盖某些人的命运、灾难、政治事件、“星球的位置”、“电离层发生的过程”，以及预言人的未来，飞机、潜艇的未来等等。

实际上，在美苏灵学讹诈期间，在美国讹传的苏联已研制了 26 种“心灵武器”的叫卖，

又被俄罗斯军方拾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国防工业安全跨部门科学技术问题委员会主席米·德·马列伊，一直致力于建立国家重大问题研究中心，以解决抗重力、精神武器，以及从地面摧毁导弹的绝对等离子武器、远距离传输思维和许多在秘密帷幕下研究的课题。他网罗和吸纳了以伪科学为生计的大量骗子，用令人压抑的反科学思想，引导这些科学骗子，参与一些枉自欺人的战无不胜的“心灵武器”的秘密研究。马列伊还通过媒体，把这种思想描述得既“神奇”又“创新”。他绘声绘色地说：“我们的理论必须是用中微子物理概念代替量子物理概念、用中微子场概念代替真空概念；在实验设计阶段，我们必须实现这些理念的验证。马列伊追求的崇高目的是：从国家安全的观点出发。研究中心的任务是：正确地梳理出研究的基本方向，帮助现任和未来的国家领导在这场科学技术革命中确立俄罗斯的起点，随后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科学突破”。

参考文献

- [1] 申振钰. 特异功能与超心理学 [M]. 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 [2] 申振钰. 超常之谜 [M].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
- [3] 爱·帕·克鲁格利亚科夫. 科学光环下的骗局 [M]. 赵连芳，译.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9
- [4] 国外超心理学历史、评论与案例 [R]. 中国科协课题报告，1998
- [5] 俄罗斯与全球化 [M]. 裘因，高升阳，译.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9
- [6] 申振钰，张小林. 揭示神秘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7] 雷·海曼，孙倩. 测试特异人娜达莎 [J]. 科学与无神论，2005 (6)